**乔治·佩顿博士，《圣经翻译》，第 13 课，**

**翻译和交流中的挑战、
语言问题（第 2 部分）、修辞手法**© 2024 George Payt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乔治·佩顿博士和他的圣经翻译教学。这是第 13 节，翻译和交流中的挑战，语言问题，第 2 部分，修辞手法。

我们将继续讨论翻译挑战和翻译转移挑战，并继续讨论语言挑战或语言挑战，即由于语言原因而难以翻译的事物。

这次，我们将讨论修辞手法。我们讨论了习语，即比喻性语言，现在我们将讨论其他修辞手法和其他类型的比喻性语言，它们由于非字面意义的性质而给翻译人员带来挑战。那么，你如何弄清楚这些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将这样做。

所以，我们从隐喻和明喻开始。隐喻和明喻是比喻性语言的一种。大多数文化，甚至所有文化，我不知道，都有他们使用的隐喻，或者隐喻和明喻。

那里的图画，波涛汹涌的大海，是一头愤怒的公牛，这是一个比喻。这两个形象都是比较。所以波涛汹涌的大海被比作一头愤怒的公牛。

隐喻是对两件事的隐含比较。它不会直接说出这两件事是什么；它不会明确地说这件东西与那件东西进行比较。因此，它是一种隐含的比较，而明喻则是直接的比较。

明喻使用 like 或 as。因此，他们会说这就像这样，或这就像那样 — — 这是隐喻的一些定义。

隐喻是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表达方式，即通过指代被认为具有与该人或物相似特征的其他事物来描述一个人或一个物体。另一种定义是使用一个词或短语以不同于其正常用法的方式来描述某物或某人，以表明两件事物具有相同的品质并使描述更有力。当你对 A 和 B 进行比较时，特别是使用隐喻时，并不是说一切都相似，但有些部分是相似的。

谈到语义框架，即我们认知和理解世界以及语言的参考框架，你会遇到被描述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大海，然后是愤怒的公牛。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框架。因此，你要跨这些语义类别比较事物，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它是有效的，因为有相似之处。

因此，请记住，这是两个被比较的事物，它们不属于同一类别或参考框架。英语隐喻的例子。约翰的房间是猪圈。

我儿子上高中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的。那么，怎么会像猪圈一样呢？可能很乱，尤其是十几岁的男孩，很臭。是的。

孩子们今天真是天使。我妻子照看了我们的两个孙子。她昨天回家后说，这两个男孩今天真是天使。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很善良、友好、容易相处、行为端正，所以他们非常，她和他们互动很好。

好的。简是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这意味着她知道很多东西，而且她很可能在《危险边缘》中表现得很好，因为她掌握了所有这些随机知识。好的。

这家伙是一块砖头，和简完全相反。这家伙是一块砖头。这意味着他是什么？笨蛋。

他不懂什么。他一无所知。所有这些事情，这家伙都一无所知。

苏珊是个夜猫子，也就是说她会熬夜，也许今天很多人都会这样。熬夜玩游戏、玩电子游戏，或者其他什么，而不是做一个早起的人。

世界上似乎有两种人：早起的人和夜猫子。我想我以前是其中一种，现在则是另一种。好吧，这些都是文字描述，它们让人想起了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比如砖块、百科全书和猪圈。

这些都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而这正是让它更加生动和有影响力的原因：它让人想起了这件事。所以，当我说男孩的房间是猪圈时，你会笑。你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

因此，这是一种缩短语言并使语言简短而亲切的方法。它增加了语言的丰富性。以下是英语中明喻的一些例子。

盲如蝙蝠。现在，我们都知道蝙蝠并不是真的盲人，但事实就是如此。这意味着这个人视力真的很差，像蜜蜂一样忙碌，非常活跃，头脑一片空白。

如果上帝说了什么，上帝试图向我解释什么，而他却一无所知。我无法理解他想说什么。他跑得像风一样快。

这句话出自电影《烈火战车》，讲的是艾瑞克·利德尔，他跑得像风一样快。他跑得非常快。吃得像马一样多。

再说十几岁的儿子。你喂他们吃东西，一个小时后，他们在厨房吃零食，然后……所以，eat like a horse 意味着他们吃得很多。睡得像个婴儿。

婴儿在任何地方都能睡着，他们只会睡着，除非你晚上想哄他们睡觉，他们就会醒过来，而且会很烦躁。然后，那种“睡得像婴儿”的比喻或明喻就失效了。好的，最后一个。

慢如糖蜜，或者慢如一月份的糖蜜。慢得令人难以置信。糖蜜很粘稠，天气变冷时，情况就更糟了。

电影《阿甘正传》中说，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如果我们看看这些比喻和明喻，它们每个都有三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是你要谈论的事情，它通常是第一个被提及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你看的那幅海，就是主题，汹涌的大海。

然后，你会看到与之比较的东西，也就是插图中的愤怒的公牛。大海和愤怒的公牛。然后，你会想，这些东西有什么相似之处？它们有什么共同点？这就是相似之处。

所以，每一种语言都有这三个部分，当我们进行释经时，我们会尝试分解圣经中明喻或隐喻的三个部分。然后，我们会尝试说，好吧，这是否像其他语言一样直接传达信息？有时，他们不会有那种表达方式，但对他们来说这很有意义。所以，他们明白了。

所以，一开始可能会很奇怪，但你会说，是的，我们理解这一点，而且听起来也不错。所以，有时你可以直接把它逐字逐句地说出来，我们会举一些例子。有时，相似之处并不明显。

有时，它是不可辨别的，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它的意思，如果我们真的不能分解它，那么我们可能只能逐字逐句地说出来，并试着加上某种脚注。有时这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做翻译时，有时，接近就是最好的。

有时，我们可以非常接近或准确翻译。有时，我们做不到，有时，我们只能翻译得不清楚，因为文本本身就不清楚，我们只能逐字翻译，希望主能启发并帮助人们理解文本的含义。这不仅适用于隐喻和明喻。

这不仅适用于习语等比喻性语言。文本中有很多地方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因此，如果我们试图以某种方式表达它，那么我们就会进入自然领域。

所以，这又把我们带回到，让我们保持原样，保留文字，然后翻译文字，希望某种好的解释能帮助读者了解发生了什么。好的，所以 Eric Little 像风一样奔跑，像风一样是一个比喻。所以，Eric 是主题，像风一样，或者风是比较或例证，然后两者都很快。

这是相当明显的。以下是圣经中的一些隐喻和明喻。他就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出自诗篇 1。他不站在恶人的计谋中，也不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诸如此类。

但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第 1 节和第 2 节，然后第 3 节是这节经文。那么，他如何像溪流？或者他如何像一棵栽在溪边的树？好的，主题是这个人。

插图是一棵生长在溪流旁的树，相似之处十分明显。那里有恒定的水源。树的根系深入到溪流或河流的地下水源，因此，树总是绿色的。

现在，我们在东非肯尼亚工作，肯尼亚 70% 是沙漠，30% 是可耕地，我们住在内罗毕东南部的这个村庄，那里一直炎热干燥。所以我们有三个季节：炎热、较热和最热。

那里干得一塌糊涂，我记得从内罗毕飞到我们村子的时候，往下看，你会看到一条绿带穿过沙漠，那条绿带是一排树，它们位于干涸的河床两侧。这是一条干涸的河床，但那些树吸收了地下水，所以那里总是绿油油的。这就是这张照片。

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那个。那么，它们是果树还是其他什么？它不一定是果树，但事实上，它们被不断地利用，这使其蓬勃发展，健康成长。所以，这就是这里使用的比喻。

他就像一棵树。以赛亚书 53:6，我们都如羊走迷。主题是什么，比喻是什么，相似之处是什么？想一想。

显然，我们才是主题。我们作为人类，被比作羊。所以，羊是例证，它已经走上歧途。

我们在哪些方面走错了路？我们住在肯尼亚炎热干燥的沙漠中，那里住着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奥尔玛人。他们饲养牛、山羊和绵羊。因此，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牛、山羊和绵羊。

羊很笨。它们不懂事，会逃跑。然后你去追赶它们，再把它们带回来，这只羊就会逃跑。

所以，你得再去追赶它们。它们很容易逃离羊群，或者只是四处游荡。而放牧的男孩通常会带两三个男孩，他们把羊群赶出去吃草，然后在一天结束时把羊带回来。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因为他们总是跑到别处去。迷途羔羊的寓言非常适合一群牧羊人。他们明白这一点。

现在，我们这些不是牧羊人的人，或者你去巴布亚新几内亚，他们甚至不知道羊是什么，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挑战，要解释这个比喻，并让他们了解羊这个未知的概念。但整个事情很容易迷失方向。就像那首古老的赞美诗一样，容易迷失方向，主啊，我感受到了。

容易离开我所爱的人。这就是这节经文所说的。所以，当我们看这句话时，我们会想，哦，是的，我明白了。

如果你来自那种农耕文化，那么它对你来说就更有意义了。但即使我们不是来自农耕文化，我们仍然可以得到它。主是我的磐石。

这句话并不明确。相似之处并不明显。但当你读完诗篇，你会发现它说主是我们的磐石。

主是我们的堡垒。主是我们的坚固塔。所有这些词都描绘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所以，当你身处沙漠，周围都是沙地时，你走起来会很轻松。岩石意味着它很稳定。它很坚固。当你去那里时，你会感到稳定、坚固和安全，还有堡垒和坚固的塔楼等其他东西。

所以，那里有安全感。著名的诗篇 119、105，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同样，我们得到了相似之处，因为我们知道主题，我们知道例证，我们知道光对我们有什么作用。

指引我们，告诉我们该走的路，告诉我们该去哪里，告诉我们不该去哪里。所以，像迷途的羊一样，我们不会那样做。因为为什么？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上。

所以，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可以更自信地前行，因为我知道该去哪里，因为上帝的话语在引导我。所以，它是指南，它是照明，所有这些东西。

相似之处不一定只有一个，可以有多个。作为人类，我们的大脑可以填补这些空白。我们的大脑知道光对我们有什么作用。

因此，即使某人的语言中没有这个特定的习语或表达方式，他们仍然可以理解。因此，在翻译时，我们会讨论如何翻译，但我们不想把事情说得太直白，因为那样会破坏画面。那样会破坏修辞手法。

那么，我们该如何翻译这些内容呢？有时候，比较点并没有明确说明，就像我们所说的；“主是我的磐石”并没有明确说明；“我脚前的灯”也没有明确说明。在《创世纪》第 15 章中，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是你的盾牌。”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人，奥尔玛人、牧牛人、绵羊和山羊，你猜怎么着？他们确切地知道盾牌是什么，因为那里有野生动物。

有一次我们去村子里，晚上什么动静也没有。第二天早上，一头狮子走进村子，靠近一些小屋，晚上它袭击了一头驴。他们看了看地面，说，是的，狮子就在这里。

它就在那里，房子就在那里。所以，那里很危险，有野生动物的危险，鬣狗、狮子之类的。还有敌人和来偷你动物的人的危险。

因此，一个游牧部落会攻击另一个游牧部落。所以，你必须能够保护你的羊，你也必须去。如果你的羊、山羊和牛被偷了，那么你必须去把它们找回来。在去把它们找回来的过程中，你猜怎么着？一场战斗即将发生，一场需要用盾牌战斗的战斗即将发生。

所以，他们完全明白这一点，我们根本不需要触碰它。我是你的盾牌。我们还有另一个。

那么，在上下文中可以辨别吗？通常情况下，是的。在其他语言中可以理解吗？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所以，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比较点，或者对不起，相似点，不明显，我们至少有几个选择。一件事是，如果它是一个隐喻，那么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明喻。我就像你的盾牌，而不是我是你的盾牌。

我就像一面盾牌。主是我的牧羊人。这是另一个比喻。

我就像你的牧羊人，这也许可以这么说。如果还不明显，你可以明确说明相似之处：我像盾牌一样保护你。因为再说一遍，我们希望沟通能够发生，我们希望他们理解，我们希望尽可能保持沟通的完整性，但有时这些东西会被添加进去，我们是在向文本中添加信息吗？不。

我们通过建立桥梁来增加清晰度，这样从圣经文化到另一种语言，我们通过填充一些隐藏和暗示但仍然存在的信息来建立这座桥梁。所以，如果在另一种语言中没有意义，那么有两种选择。另一种选择是分解文字图像，然后简单地说，我会一直保护你。

我们更愿意保留一个文字图片，但有时你就是做不到。我们没有那个选项。如果在另一种语言中完全不清楚，而且有可能说清楚，那么我们至少试一试。

好吧，有时相似之处并不明显，有时则完全被忽略了。箴言 11:22 说，美貌而无见识的妇人，就如猪鼻上戴金环。我看过几位评论家的评论，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必须翻译《箴言》，我可能不太愿意添加任何内容。同样，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它的含义。我们知道上帝的盾牌保护。

这很有道理。这句话有些模棱两可，我不确定我能否自信地说出我会如何翻译它。所以，我们需要小心。

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这节经文很难翻译。门徒们怎样才能像渔夫一样呢？首先，他们是渔夫，但他们怎样才能去得人呢？那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人们试图说，我要使你们聚集人，聚集人，就像渔夫聚集鱼一样，或者类似这样的话。

所以，聚集，或者像渔夫聚集鱼一样聚集。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聚集它们？所以，他们用一种语言说，当耶稣告诉他们“我将聚集，我将让你们聚集人们”时，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试图这样说。

这些人想了想，然后说，他们是在抓人吗？他们是在逮捕人吗？他们是在绑架人吗？抓人是什么意思？是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不容易。希律王，那只狐狸。

这出自《路加福音》第 13 章。他在耶路撒冷。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说，你不知道希律王在追你吗？你不需要小心吗？然后他说，告诉那只狐狸，我有工作要做，我会一直做下去，直到工作完成。

那么，当我们想到狐狸时，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我们有关于聪明狐狸的民间故事。狐狸利用别人。他欺骗他们。

通常，他会从他们那里拿走一些东西，比如食物、钱或背着动物的狐狸。然后，他们游过小溪。他们游到河边，狐狸就吃掉了动物。

然后他说，对不起，我是一只狐狸。这就是我的本性。于是，他发誓不会吃掉那个家伙，结果他们却吃了他。

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狐狸的印象。这符合这个语境吗？我很难理解它是如何符合这个语境的。因为说某人聪明狡猾意味着他们有某种智慧。

因此，我查阅了注释，甚至还与著名的希伯来学者兰德尔·布斯博士进行了交谈，在希伯来文化中，狐狸是一种小动物，一种微不足道的动物，一种不太重要的东西。如果你回想一下旧约，当以斯拉和尼希米回来时，他们正在重建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地人试图阻止他们。

然后他们会来对他们进行长篇大论的斥责和辱骂。他们说，如果一只狐狸跑到那东西上面，那东西就会倒塌。它建造得太差了。

渺小和微不足道似乎更适合这个语境。耶稣说我不关心希律王想做什么。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上帝召唤我做这件事，我会一直做下去，直到我的工作完成。所以，这可能符合这一点。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能把我们对这种比较的看法从我们的文化转移到圣经文化和圣经背景上。

因为我们可能会理解错误。当然，如果人们认为，他在这里很聪明，这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使用评论。

我们必须使用其他资源和圣经词典，因为我们想要了解他们的文化概念是什么，然后我们将这种文化概念转移过来。那么，我建议改变狐狸这个词吗？不，因为耶稣说了狐狸这个词。然而，一个很好的脚注，耶稣的意思是希律很小、微不足道，或者类似的东西，或者大多数学者认为，或者很多，或者类似的东西。

你试着用文字描述视频的脚注，然后猜想，对不起，它是什么？因为我保证，如果你问 10 个美国人这意味着什么，至少 50% 的人，甚至可能更多，会说，哦，他在说他很狡猾和聪明。好吧。所以，我们只需要做功课。

我们需要彻底研究圣经章节，尤其是那些我们最熟悉的章节。我们必须仔细检查，并问自己是否正确解释了它。一旦你正确地解释了它，你就可以说，好吧，现在我们知道它的意思了，让我们把这个意思转移到目标语言，翻译的文本中。正如我们所说的，不惜一切代价，尽量保持那个例证，尽量保持那个文字图像的完整性，因为它确实不仅增加了生动性，而且还增加了更多的理解，而更多的理解可以带来更大的影响。

但正如我们所说，有时我们不想这样做，因为那样会破坏文字的形象。所以，如果我们说，上帝是我的盾牌，我们想把它留下。上帝是我的盾牌。我们不想说上帝对我来说就像盾牌，因为他保护着我。

简短而甜美的词语形象的美感被遗忘了，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在翻译工作中应用的原则，以取得平衡，因为我们不想要一个听起来笨拙的句子。我们不想要一个听起来笨拙的比较。我们希望它甜美、流畅和简洁，因为圣经作者可能可以用他们想要的任何方式来表达，他们选择使用这个词语形象。

所以，我们也尝试。好的，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修辞手法或比喻语言。委婉语。

那么，什么是委婉语？我们使用委婉语来软化言语。我们使用委婉语来避免冒犯。我们使用委婉语来避免无礼，这对于许多面对面的文化以及非西方世界的文化来说更为重要。

他们比我们美国有更严格的礼仪观念。事实上，在美国，我想说礼仪早已不复存在，人们在电视上当着其他人的面谈论最粗俗的事情。好吧，所以我们不能在圣经中这样做，经验法则是，当我们谈论圣经中的某个特定事物或其他东西时，我喜欢询问翻译，比如它是圣经中的委婉说法，还是圣经中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的其他东西，当地人会说，哦，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那样说。

为什么？因为它令人反感。所以，经验法则是这样的。你能读一下你刚刚为祖母翻译的译文吗？你会不好意思读给你祖母听吗？你会不好意思在教堂里站起来读它，当周围有妇女、孩子和你的祖母时，你会不好意思读给他们听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必须做出改变。

基本经验法则。好吧，在加纳，有个人是加纳人，他告诉我，在他的部落里，用他的语言，假设国王在晚上去世了，然后第二天，每个人都在传播这个消息，他们说国王已经出门了。为什么？就说国王已经出门了。

你不说去哪，就说国王去了，这是国王去世的委婉说法。如果你公开说国王去世了，你身边的人会当场杀了你。你对那个国王太不尊重了。

用粗俗的话来说，他死了。英语中也有同样的说法吗？当然有。他去世了，他去见主了，他去世了，他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

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想尊重这个死者，我们想使用适当、尊重的语言。所以我的学生问我，如果国王真的旅行了怎么办？那么，你会说国王去了那边的下一个城镇。这与确切的说法“国王旅行了”不同。

在斯瓦希里语中，委婉的说法是“我需要帮助自己”，或者“我有需要”，你可以将其缩写为“我有需要” ，意思是“我需要上厕所”。我再说一遍，我刚才说的是一个习语，是英语中的委婉说法。“我需要上厕所”。

如今，人们越来越常直接说出自己想在卫生间做什么，这让我抓狂。我不想知道这些，别告诉我这些。所以，你会说，对不起，我需要找个借口。

好吧，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你不需要告诉我。TMI，信息量太大；不要告诉我。只要说，你的洗手间在哪里，或者其他什么？

好的，我有一个需求，他们有两个需求，顺便说一下，他们有小需求和大需求。好的，就是这样。所以，事情经常被回避。

身体机能是主要的事情之一。死亡是主要的事情，在人死后如何称呼他。

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女性的功能、女性的生育，以及所有与此相关的内容。所有这些都可能冒犯其他文化，所以在翻译时需要非常小心。

因此，在奥尔玛文化中，他们不仅有委婉的说法，而且男人在女人面前也不允许使用与分娩有关的语言。所以，他们不能说，是的，我们把我妻子送到医院，然后她生下了孩子，他们剪断了脐带，之后就结束了，男女之间不能谈论这些。事实上，如果女人发现男人在她们面前说这样的话，她们会把他带到长老那里，他会受到罚款。

为什么？因为他打破了谈论不属于他领域的事情的文化规范。你能和这些人讨论一下吗？可以。你能谈论母牛生孩子或山羊生孩子吗？可以。

我不能谈论女性。所以，这是对此类语言的非常非常严格的禁令。好吧，我们不能说，好吧，在我的文化中这是可以的，在那个文化中也应该是可以的。

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直接说出来。我们不能像有时在文本中写的那样说出来。

因此，我们需要仔细核对目标语言社区，看看《圣经》中是否有冒犯性的内容。现在，有一个翻译项目正在进行中，他们请了一位女士担任翻译顾问，帮助他们完成翻译工作，其中一段有点敏感，涉及女性的事情。所以，他们找了一些当地的男人，想把翻译读给他们听，然后当地的男人会说，好吧，这很清楚，那不清楚，随便吧。

我们之前讨论过获得翻译反馈的过程。所以，走进房间的男士们问顾问，对不起，她可以离开吗？我们不能在她在房间里的时候谈论这件事。所以，她不得不走出去，他们讨论了这件事，他们想出了最温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需要说的话，在男女混合的场合和任何地方，以及在教堂里都可以说。

他们找到了正确的措辞，但他们甚至无法在她在场的情况下谈论这个话题。这对他们来说太尴尬了。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说，在我的文化中这不是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其他人的文化中这也是问题。因为我们不是来自那些文化，我们并不真正理解，而这些都是根深蒂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小事。

如果我们确实有这样的内容，会发生什么？这会影响可接受性。他们会说，这是一本粗俗的书，我们不想读。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保持准确性、可理解性、清晰度和自然语言的平衡。

我们必须让所有这些事情都具有可接受性。所以，如果当地人说不，那就不。这是他们的翻译。

最终，如果我们是局外人与他们合作，我们就会离开，而他们只能拿着他们的圣经。因此，我们需要让他们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在比喻性语言或委婉语方面，我们会听从他们的领导。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经中的委婉语。

我们不是很喜欢这个吗？好吧，撒母耳记上 24:3，扫罗走进一个洞穴，遮住了他的脚。那么，这是一个小需求，还是一个大需求？如果你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很可能这是一个大需求。如果你想到穿长袍，长袍可能长到膝盖，当你蹲下时会发生什么？你的衣服盖住你的脚，然后你继续前进。

所以，这是对巨大需求的委婉说法。我们有相同的委婉说法，然后又加了一个。所以，左撇子埃胡德去见伊矶伦王，或者伊矶伦王，然后他杀了那个人，对吧？然后他锁上门逃跑了，他的仆人试图去找国王，但门被锁上了。

他们说，哦，也许他在凉爽的房间里，委婉的说法。也许他在遮住脚，委婉的说法。所以，实际上，在同一个句子、同一个短语中有两个委婉的说法。

也许他正在凉快的房间里盖着脚。结果发现他已经死了，所以，好吧。但那是圣经里的委婉说法。

现在，NASB，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说他只是在方便，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所以，你用那种文化和语言的委婉说法来翻译委婉说法。这样，我们都知道我们不需要知道他在做什么。

解手就够了，你可以自己填补空白。亚当认识他的妻子。你该怎么礼貌地说这句话？你该怎么委婉地说这句话？我看到一个当代版本说他和他的妻子发生了性关系，我刚死。

他们怎么可能想把这个写进他们的经文里？好吧，我们正在把《创世纪》翻译成奥尔玛，我们翻译到这个，我的翻译说，哦，我们有这个表达，认识一个女人。所以，好吧，我们把它放进去，然后我去问其他人，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哦，我们用这个，我们通常在通奸时用这个，他出去了，他认识那边的另一个女人。我说，哦，天哪，我们有麻烦了。

我们不能用这个，因为听起来他没有和 Eve 结婚，或者至少说他和妻子有外遇听起来很尴尬。这根本说不通。所以，我们不得不说些别的，我想我们最后说他们睡在一起了。

他和妻子同床共枕，妻子怀孕了。我们可以填补空白，让委婉的语言不妨碍读者正确理解。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我们想，哦，有一个词“不”，它在希伯来语中被使用，这个词“不”，它在 Orma 中被使用，一一对应，对不起，不起作用。好吧，这是网络圣经。现在，这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很亲密。

您觉得呢？这比其他一些方法好多了。好的，所以我们使用目标语言委婉语来传达圣经中的委婉语。我们还使用目标语言习语和委婉语，即使圣经文本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

我们对此进行调整，并希望尽我们所能，让当地人能够接受。所以，你还记得我们前几天谈到路得吗？我们谈到了路得去找波阿斯，路得对波阿斯说，张开你的翅膀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救赎主。其中一个翻译并不粗俗，但它是这样说的：嫁给我吧，我希望你嫁给我。

好的，您还记得我们讨论过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吗？在我们生活的东方文化中，《圣经》翻译通常是在东方完成的，他们不会直接说任何话。他们非常小心地用拐弯抹角的方式说每件事。正如我在另一次关于我妻子的谈话中举的一个例子，她不想直接问我，请给我泡茶，所以她用了这种暗示性的请求，我想要茶，或者我准备好喝茶了，对吗？所以，至少在我和我妻子以及其他女性相处的经历中，她们倾向于拐弯抹角，语气更柔和。

而且你们处于高语境文化中，人们谈论事情时总是绕圈子。露丝永远不会直截了当地说“嫁给我吧”。我对此深表怀疑。

那么，这是好的翻译吗？我认为它没有准确地描绘出该文化背景下的情景。这就是文化如此重要的原因，也是语言和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原因，特别是在这些比喻用法中。所以，我们需要小心。

这是我们在全球圣经翻译工作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当不说英语的外语人士想要参考英文文本，想知道英文怎么说时，他们会以当代的译本为指南，而这些当代的译本并不是为他们而写的。例如，它们是为《好消息》译本而写的，而《好消息》译本是为北美人而写的。

这本书的读者，也就是作者，是北美人，所以他试图将一些适合北美人的东西融入其中。它并不适合其他文化。所以，我们在检查这些当代翻译时需要非常小心，不要把这句英文谚语“你是我的掌上明珠”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要翻译给那些连苹果都没有的人。

嗯，英语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这是对的。所以，我们就这么做吧。

所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在翻译时必须非常小心。我们将在下次演讲中讨论其他一些修辞手法。谢谢。

这是乔治·佩顿博士和他的圣经翻译教学。这是第 13 节，翻译和交流中的挑战，语言问题，第 2 部分，修辞手法。